

# 秦漢調查研究

欧阳觉亚 郑贻青

# 黎譜調查研究

欧阳觉亚 郑贻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菊芳  
责任校对：欧阳觉亚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面设计：李玲玲

黎语调查研究

Liyu diaocha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 插页 38印张 936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9190·034 定价：4.80元

## 前　　言

黎语是黎族人民共同使用着的语言，通行于海南岛黎族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因素，特别是语言本身的特点，它在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过去，国内外学者十分重视黎语，但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没有对它作过认真的调查，有关黎语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

1956年夏，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对黎语进行了全面的语言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对十个重点和若干个一般点做了调查，搜集了各方言、土语的语言材料和部分人文资料。1957年初，以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海南分队的名义，将调查材料整理成《黎语调查报告初稿》，油印发送国内有关单位。

1959年工作队撤销之后，修改《黎语调查报告》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承担。为了进一步修改调查报告，1964年我们又到黎族地区对现有的黎语材料进行核对和补充，完成了《黎语调查报告》修改稿。1976年和1978年又先后到海南岛核对和补充材料，写成了现在的《黎语调查研究》。

由于几次的调查对象不同，对材料的处理方法不一，所以修改的地方比较多，变动也大。除了第贰章第六节基本上保留原样以外，其余的章节有的是参考原稿重写的，有的是我们多年来研究黎语的成果。如果说本书有可取之处，首先归功于集体的辛勤劳动。书中如有缺点或错误，完全由编著者负责。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和我们一起跋山涉水，辗转五指山地区的三十余位黎族、壮族和汉族同志。

在调查黎语和整理研究黎语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海南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东省民族学院的协助。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在调查和编写工作中，还得到了严学窘和王均两位先生的指导，我们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编著者

1980年夏于北京



白沙县一区南溪乡(南溪公社,本地黎)  
妇女结婚时所戴的头饰和贯首式上衣



乐东县头塘乡(三平公社, 傣黎罗活支)妇  
女的服饰。头上戴的是大型耳环, 总重量约三、  
四斤, 平时耳环覆盖在头上, 很象帽子。(见右  
上图和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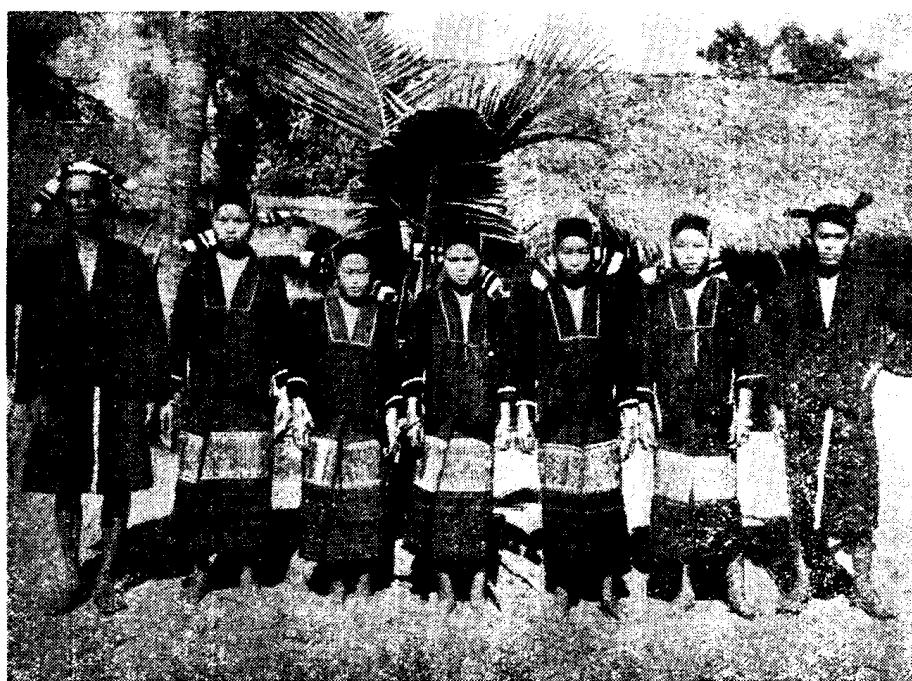
(全部照片系中南民族学院研究室  
于一九五四年拍摄的)



崖县槟榔乡(傣黎傣炎支)妇女  
平时的装束



保亭县大本乡(响水公社, 杞黎通  
什支)妇女抱小孩的方法



东方县西房村(东方公社美孚黎)男女服装

东方县美孚黎妇女在  
织花裙



保亭县四区加茂乡毛淋村（加茂公社，加茂黎）妇女结婚时的盛装（戴大项圈者为新娘）

白沙县二区毛栈乡  
番满村（琼中县什运公社，杞黎通什支）的矮架船形房屋





白沙县二区毛路乡牙开村  
(琼中县，杞黎)的“寮房”



琼中县黎族的晒谷架



保亭县通什乡  
(红旗公社) 的谷仓

# 目 录

## 壹、总 论

- 一 海南岛和黎族 ..... ( 1 )
- 二 黎族名称的由来 ..... ( 2 )
- 三 黎族的支系及其特征 ..... ( 4 )
- 四 黎族的人名和亲属称谓 ..... ( 8 )

## 贰、语 音

- 一 黎语语音概述 ..... ( 13 )
- 二 各方言、土语代表点的语音系统 ..... ( 17 )
- 三 各方言、土语代表点声韵调统计表 ..... ( 53 )
- 四 各方言、土语代表点的主要语音现象比较表 ..... ( 61 )
- 五 僮方言罗活土语和杞方言通什土语的声韵调配合表 ..... ( 61 )
- 六 方言、土语间的语音比较 ..... ( 278 )
- 七 黎语的声调问题 ..... ( 341 )

## 叁、词 汇

- 一 黎语词汇概述 ..... ( 348 )
- 二 构词方式 ..... ( 351 )
- 三 各方言、土语词汇异同比较 ..... ( 354 )
- 四 黎语中的汉语借词 ..... ( 358 )
- 五 词汇材料 ..... ( 366 )

## 肆、语 法

- 一 黎语语法概述 ..... ( 541 )
- 二 各方言语法异同比较 ..... ( 562 )

## 伍、黎语与同语族诸语言的比较

- 一 语 音 ..... ( 570 )
- 二 词 汇 ..... ( 579 )
- 三 语 法 ..... ( 580 )

附录 长篇材料 ..... ( 589 )

照片十二幅

后 记

# 壹、总 论

## 一 海南岛和黎族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南陲，在广阔的南海碧波上，有一块三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它象一个巨大的堡垒，护卫着祖国的南大门，这就是我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

海南岛是一个宝岛，她有美丽的景色，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素有南海明珠的美称。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位于岛的西南部，占全岛面积一半稍多。岛上黎族有八十一万余人（1982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居住在自治州内。自治州所属八个县（保亭、乐东、白沙、东方、琼中、崖县、陵水、昌江）除陵水、崖县、昌江沿海有部分冲积平原外，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带。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和开拓者，很早以前，他们便劳动生息在这个美丽的海岛之上。据考古学工作者的研究断定，早在三千年以前，即黎族社会可能还处于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黎族的祖先便开始从两广大陆泛舟南渡。<sup>①</sup>

黎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黎族和汉族的关系也是久远的。早在公元前110年即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及至唐末，由于商业的发达，海南岛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五代（905—959年）时，由于中原战乱，大批汉人南移，其中不少迁移到海南岛。“自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班然矣。”<sup>②</sup>宋元以后，黎汉两族的关系日益加强。这时沿海地区的黎族已经“半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圩市，人莫辨焉”。<sup>③</sup>但是，居住在山区的大部分黎族，他们不受州县的统治，不供赋役，生产发展缓慢，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对处于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黎族有所谓“生黎”和“熟黎”的称呼，这无疑是侮辱性的名称，但却反映出当时黎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代以后，海南岛已与大陆差不多了。居住在毗邻汉族地区的黎族已与当地的汉族一样，“悉输赋听役，与吾治地百姓无异”。<sup>④</sup>有些甚至放弃了本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自然同化于汉族之中。但是那些困居在山区的黎族，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少，依然过着“巢居火种”的原始生活。<sup>⑤</sup>

近数百年来，由于黎汉两族人民的亲密过往，也有不少汉人因种种原因改变了民族成分而成为黎族。他们有些“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因住近黎土，谙晓黎俗”，或因“从征

①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② 苏轼：《居儋录》。

③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

④ 海瑞：《平黎疏》。

⑤ 顾睂：《海槎余录》。

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耕田”。<sup>①</sup>也有不少湖广、福建等地的汉商，因“值风飘荡，资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不归”，<sup>②</sup>他们定居黎地之后，与黎族“相与如至亲”，<sup>③</sup>后来逐渐同化于黎族之中。近数十年来，由于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黎汉两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解放以后，黎族地区在工农业生产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黎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已普遍提高。过去以刻木为契的社会，如今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受过中等教育，而操普通话的水平，有的地方还高于本岛的某些汉族地区。

## 二 黎族名称的由来

黎族自称 *uai*<sup>1</sup>（音近赛），不同的方言或支系还有 *tuai*<sup>1</sup>（或 *teai*<sup>1</sup>）、*dai*<sup>1</sup>、*thai*<sup>4</sup> 等不同的叫法，这些不同的叫法都是 *uai*<sup>1</sup> 这个音的方言变读。

黎族内部一些方言、土语还有相当于某一支系的不同的称呼，通常有“僚” *ha*<sup>3</sup>、“僚炎” *ha*<sup>3?e:m</sup><sup>2</sup>、“杞” *gei*<sup>4</sup>（或 *hei*<sup>4</sup>），“美孚” *mo:i:fau*<sup>1</sup>、“本地” *hju:n*<sup>1</sup>（或 *zu:n*<sup>1</sup>）等自称或他称。在方言、土语之内，各地还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如“抱由” *bou*<sup>3</sup>*zou*<sup>1</sup>、“抱怀” *bou*<sup>3</sup>*va:i*<sup>2</sup>、“罗活” *lau*<sup>2</sup>*hu:t*<sup>7</sup>、“志强” *tsu*<sup>2</sup>*ki:n*<sup>1</sup>、“喃唠” *lam*<sup>2</sup>*lau*<sup>2</sup>、“抱显” *bou*<sup>3</sup>*hi:n*<sup>3</sup> 等等。这些叫名可能是过去的部落名称。直到现在，这些不同称呼的人群，在语言、文面、服饰和其他风俗习惯上都仍保留一定的细微的差别，这在黎族内部是分得很清楚的。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黎族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自称 *uai*<sup>1</sup>。在汉族或别的民族面前，黎族自称为 *uai*<sup>1</sup> 而不叫 *ha*<sup>3</sup>、*gei*<sup>4</sup>、*mo:i:fau*<sup>1</sup> 等（在陵水县的“僚炎” *ha*<sup>3?e:m</sup><sup>2</sup>，当地汉人习惯称他们为“僚族”而把“黎”这一名称用来专指加茂黎了）。就是黎族内部，一些互相不很尊重的他称，也往往冠以一个 *uai*<sup>1</sup>，如乐东县的“僚”黎把居住在通什一带的“杞”黎称为 *uai*<sup>1</sup>*bu*<sup>1</sup>*let*<sup>9</sup> (*bu*<sup>1</sup>*let*<sup>9</sup> 是“飘动”的意思，因过去通什一带的黎族男子下身前后围着两块腰布)，称白沙的“本地”黎为 *uai*<sup>1</sup>*lo:i*<sup>1</sup> (*lo:i*<sup>1</sup> 是麂子)，这说明他们彼此都承认是一个民族——*uai*<sup>1</sup>。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状态。从 *uai*<sup>1</sup> 这个自称以及它在各方言、土语的不同的变读这一情况来看，黎族自称 *uai*<sup>1</sup> 是他们固有的族称。

*uai*<sup>1</sup> 这个音除了作为黎族自称以外，在大多数方言里都没有别的意义，只有加茂方言（读 *uai*<sup>4</sup> 或 *thai*<sup>4</sup>）还另有“人”的意思。据我们分析，加茂方言“黎”和“人”可能是来源不同的两个词，现在变成同音了。或者“黎”最初只作本族的自称，后来经过演变，产生了“人”的意义，这正如汉族的“汉”字原来由朝代名演变为民族名，再演变为对一般男子的通称一样。因此我们断定，加茂方言 *uai*<sup>4</sup> 的两个意义“黎”和“人”不是同时产生的，最早的意义只作民族自称。因为黎语其他方言“人”这个词都叫 *-a:u*，与民族自称毫无关系（参看词汇材料之一）。

根据史籍记载，隋代以前两广大陆以及海南岛曾经居住着众多的俚人（更早的时候叫“里”），<sup>④</sup>在海南岛的一支，无疑就是今日黎族的先民。“俚”这个称呼一直到了唐末宋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

② 赵汝适：《诸蕃志》。

③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④ 如《汉书》有“九真蛮里”、“归汉里君”的字句。

初才转用“黎”，如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其中“紫贝”一条有如下的记载：“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又如《新唐书·杜佑传》有“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宋代以后，普遍都以“黎”代替“俚”了。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以及苏轼在海南岛时所作的诗文等，均用“黎”这个名称。

“俚”为什么后来改为“黎”，过去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较早的如《太平寰宇记》：“（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桂海虞衡志》有云：“岛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这两书的见解基本相同。

《寰宇记》认为，儋州一带的人管山岭叫“黎”。当时海南岛除了有黎人之外，还有大量的汉人，主要是讲闽南话的福建人、北方人，还有从大陆来的讲近似壮语方言的人（即现在的临高人），可能还有讲粤语的人。据调查，现今上述几种话没有一种是把山岭称为“黎”的。但是我们知道，广西的壮语，“土山”一词现在一般叫 *doi*<sup>1</sup>，这个音正好与现今海南岛汉语方言（如文昌县、海口市等地）“黎”这个字的读音 *loi* 很近似。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大约在宋代，海南岛上某些人（很可能是以前的黎人、临高人或儋州人）是把“山”叫作近似“黎”（*doi* 或 *loi*）这个音的，尽管这几种话现在都不把“山”这个词叫“黎”（*doi* 或 *loi*）了。《虞衡志》提到的“黎母山”这一专名，似乎给我们一个旁证，根据壮语或黎语的构词法，“黎母”可能就是“黎（*doi* “山”）+母（*mu* 或 *mai*）”，即通称加专称的结构，相当于汉语“×山”的格式。当时海南岛除了“黎母山”之外，还有好几个山都是以“黎”字起头的，据《古今图书集成》就有：黎毗山（在儋州西北四十里）、黎婺山（在儋州南二百里）、黎粉山（在儋州东二十里）、黎晓山（在儋州西四十里）、黎首山（在崖县藤桥东北）、黎峨山（在崖城东北五十里）、黎苗山（在陵水县南五里）、黎虞山（在感恩县东十五里）、黎竹山（在会同县——即今琼东县东六里）。这样看来，《寰宇记》认为当时山岭叫“黎”的记述是可信的。但是，为什么居住在山（*doi*）上或山四周的人叫“黎”（所谓“生黎”），而居住在平地上的人也叫“黎”（所谓“熟黎”）？“黎”与先前的称呼“俚”又是什么关系，《寰宇记》和《虞衡志》都没有解答。

明末音韵学家顾炎武从语音变化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说：“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顾氏的意思是由于语音的变化，“俚”讹为“黎”了，并没有涉及“黎”和“山”的关系。

清代的《广东通志》把二者的观点都采用了，并且结合起来：“俗呼山岭为黎，而俚居其间，于是讹俚为黎。”这三句话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扯在一起，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几个意思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山虽然叫“黎”，但“俚”不都住在山上。因此，“俚”之讹为“黎”似乎与俚人是否住在山上无关。

“俚”之所以讹（或变）为“黎”，恐怕只能从语音方面来解释。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语音的变化，即不同时代俚人自称的语音发生了变化。隋代以前可能音近“俚”，到了唐宋时音近“黎”。黎族的自称在上古时的具体读音如何，我们无法推测，但至少可以说，中古（唐宋）时是近似“黎”这个音的。另一个可能是俚人各地的方音可能不同。居住在海南岛的俚人的自称可能就与大陆的俚人有一些差别。唐宋以后，到海南岛的汉人逐渐增多了，对黎族自称也较清楚，根据其实际读音改用“黎”字来称呼原居住在海南岛上的俚人，这也是可能的。

“俚”与“黎”，中古汉语读音是有差别的：

俚：良士切，上声，止韵，构拟为 liə

黎：郎奚切，平声，齐韵，构拟为 liei

现在黎族的自称  $\text{ɿai}^1$ （相当于平声），其韵母与中古汉语的“黎”字的读音相近。至于声母  $\text{ɿ}$  可以看作 l，因为黎语的  $\text{ɿ}$  与壮傣等语言的 l 是有对应关系的。试比较下面的例子：

黎语（通什）	壮语（武鸣）	词义
$\text{ɿi:n}^3$	lin <sup>4</sup>	舌头
$\text{ɿui:ɿ}^7$	luuk <sup>8</sup>	孩子
$\text{ɿo:ɿ}^7$	lak <sup>8</sup>	深
$\text{ɿa:i}^1$	la:i <sup>1</sup>	多
$\text{ɿa:t}^7$	lu:t <sup>8</sup>	血
$\text{ɿok}^8$	lak <sup>8</sup> （靖西）	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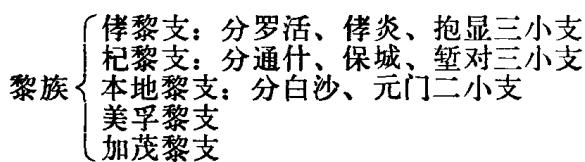
这样看来，黎族的自称  $\text{ɿai}^1$  在比较早的时候可能读成 lai～lei 等音，这跟中古汉语“黎”字读音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不妨说，在宋代乐史编写《太平寰宇记》或者唐末刘恂写《岭表录异》以前，黎族的自称比较近似“黎”这个音而不是“俚”这个音。他们以及他们以后的人用“黎”来称呼海南岛的“俚”那就很自然的了。

总的说来，“俚”也好，“黎”也好，都是黎族自称的译音。黎族之所以称“黎”，不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山上。“俚”之所以“讹为黎”，是唐宋时人们根据当时黎族自称的实际读音而对“俚”字的更正。

### 三 黎族的支系及其特征

据文献记载，汉人对居住在海南岛各地的黎族有过许多不同的称呼。隋以前，多称里、蛮，到了隋唐间便有俚、奄（或岐）之分。<sup>①</sup> 宋代以后，有岐黎（或黎岐）、僥黎（或霞黎、遐黎、夏黎）、美孚黎等称呼。清代以后有人根据黎族不同的服饰有不同的称说。

根据语言和文化特征，我们把黎族分为五个支，每个支代表一个方言。其中一些支又分若干小支。



#### 一、僥黎

“僥”过去又作“遐、霞、夏”，黎语叫 ha<sup>3</sup>（音哈）。僥黎是黎族人口最多的一支，约占黎族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主要分布在自治州的西半部，大部分集中在乐东、崖县、东方三县。此外，白沙、昌江、保亭、陵水的外围也有分布。从地理形势看，僥黎以乐东为中心，加上崖县、东方形成一个大的聚居区。

僥黎在语言上的特点是，有三个舒声调，三个促声调，元音都分长短。僥方言代表性大，通行面广，大部分地区的黎族懂这个方言。

（一）罗活支 “罗活”黎语叫 lau<sup>2</sup>hu:t<sup>7</sup>。罗活支包括罗活、抱由、多港、抱漫、志强

① 《隋书》，卷八十二，列传四十七，南蛮。

(或止强)、喃嘴、抱怀等小支，这些名称多是峒名。

罗活支主要居住在乐东县、东方县昌化江下游两岸。过去男子结鬃于额前如角状，上身穿黄麻织成的对襟无扣上衣，衣后垂有丝穗，下体裹着一小块布条或三角布，叫  $fi:n^2$ 。妇女文面双线，下颌的纹有多有少，上身穿自织自染的对襟上衣，无扣（有的在领口有一扣），前幅比后幅稍长。下穿短裙（抱怀这一小支穿长裙）。其中罗活（小支）黎的妇女喜戴大耳环。这种耳环由二十多个大铁圈组成，重约三、四斤，平时覆在头上，又作头饰。

妇女善于制造陶器。无论男女都善于唱歌。此外，解放前“放寮”、杀牛祭鬼，赶“禁母”、毁弃死者遗物等风气甚盛。

(二) 傕炎支 “僕炎”是黎语  $ha^3e:m^2$  的译音，“炎”  $e:m^2$  是“不”的意思。这一支的僕黎说否定词“不”、“没”、“未”等时叫  $e:m^2$ ，如“不去”叫  $e:m^2 hei^1$ ，“没吃”  $e:m^2 lau^2$ ，“僕炎”因此而得名。这是黎族群众根据语言上的差异而起的名。僕炎支叫名复杂，在崖县又被称为“官黎”，在陵水县又被称为“僕族”。

僕炎支主要分布在黎族地区的边缘地带，是分布最广的一个小支，与汉人接邻或杂居，人口比罗活支还多。僕炎支分布虽广，但语言基本上一致，文化特征也基本相同，且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一般都懂汉语。妇女大部分已不文面，本民族原来某些风俗大部分已消失或被汉族的风俗所代替，如人死后做斋等。衣着方面，男子早已全部改穿汉装，妇女平日上衣为汉装，下身穿黑色或深青色长裙，无花纹，但盛装时上衣和裙都织绣着非常精致美丽的花纹。僕炎支除了有汉姓之外，在东方县中沙地区尚有用动植物来做姓氏标志的习惯。如该地姓韦的人自称  $fu:w^2? ha:u^3$  “木棉人”，姓梁的叫  $fu:w^2? tang^1$  “龙人”，姓朱的叫  $fu:w^2? ve^2?$  “芭蕉人”等。同一个称呼的人不能通婚。

(三) 抱显支 “抱显”是峒名。这一支主要分布在崖县到乐东的宁远河一带，即过去的堡显峒、嘉荷峒、堡杠峒、堡抱峒、律才峒、楠楼峒等地。这一支的文化特征与罗活支大同小异，但妇女文面只文面部，下颌不文，裙长而肥大，穿时腰上打一褶，上为素色，下有宽花边。

## 二、杞黎

“杞”原作“岐”，即隋时的“𠙴”。“岐者，𠙴之讹也。”<sup>①</sup> 杞黎自称  $gei^4$ （或  $hei^4$ ），人口仅次于僕黎，约占黎族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主要分布在自治州的保亭、琼中两县，即在自治州的东半部，以王、黄两姓居多。

杞黎在语音上各地基本相同，如一般有六个舒声调，三个至四个促声调，元音部分长短。但在文化特征方面，各地差异较大，尤其是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因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一) 通什支 “通什”是地名，黎语叫  $fe:n^1ta^2$ ，又叫  $tsho:j^3tsha:n^1$  自治州首府所在地。这个支居住在五指山以西，即琼中县的西北部和西部，保亭县的西部大部分地区。过去男子结鬃于额前，头上缠红布或黑布，上身穿自织的对襟无扣上衣，下身前后围着两块大方布，叫  $fi:n^5$ （僕黎叫  $fi:n^2bu^1le:t^6$ ）。妇女文面双线（比僕黎的简单些），头上戴绣花头巾，上穿自织对襟无扣上衣，后幅衣边绣有红色花纹，胸前挂着一幅遮胸布，颈戴兰白珠串或扁平铁项圈。下穿短裙，长仅及膝盖，裙用红丝线织成各种动植物图案。中心地区一带直

① 清·金业祖《广东通志》，卷二十八，外志音彝，俚户附。

到解放前仍然保留原始共耕经济的“合亩”制度和“龙公”、“龙仔”制度。住船篷形茅屋。此外，“放寮”、杀牛祭鬼，赶“禁母”、毁弃死者遗物等风气甚盛。“合亩”制以外其他地区男子全部改穿汉装，妇女已不文面，无船篷形茅屋，“放寮”等风俗已接近消失。

(二) 墾对支 “垦对”是地名。这个支居住在琼中县东部和南部。由于受汉语的影响较深，不论男女，全部改穿汉装，大部分人改用汉语，青年人已不懂黎语，妇女已不文面，风俗习惯也与附近的汉族相似。

(三) 保城支 “保城”是地名，是保亭县治所在地。这个支居住在保亭县东部及县城附近。男女人全懂汉语，并用汉语唱歌。妇女上衣改为汉装，下穿花纹简单(横线)的长裙，文面等风俗早已消失。

总的来说，杞与僚不仅在语言方面，就是在文化特征上也有很多类似之处。

### 三、本地黎

“本地”是汉族对他们的称呼，意思是最早到海南岛的黎族。本地黎自称  $\text{tai}^1$ ，没有支系的自称。约占黎族人口的百分之六。居住在白沙县东部，鹦哥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乐东县的僚黎称他们为  $\text{hju:n}^1$ ，通什的杞黎称他们为  $\text{zu:n}^1$ ，又被僚、美孚等称为  $\text{tai}^1\text{lo:i}^1$ 。本地黎在语言上的特点是，有五个或六个舒声调，两个促声调，元音只有 a 分长短，其余的元音长短对立现象逐渐消失。

本地黎又分白沙支和元门支，“白沙”和“元门”都是峒名。过去男子结髻在后，老年人下身仍有用包阴布条的，上衣已改用汉装。妇女梳髻在后，文面文身，在胳膊上、胸部或下腿均刺有双线花纹，线中间不刺小点。戴绣花头巾和雕刻精致的骨发簪。上衣宽大，为贯首式(套头)，领口前后成“v”字形，下穿不到一尺长的短裙。不论男女，均擅长造型艺术，妇女织花绣花，男子骨刻木刻极为精致美观。靠近中心地区则保留更多的特点，如居住在南渡江发源地的南溪峒，普遍保留“上人下畜”的高架船形房屋。

本地黎一般会儋州话(汉语的一种方言)，近年来也兼通海南话。

### 四、美孚黎

主要分布在昌化江下游两岸，即东方县的东部。约占黎族人口的百分之四。人口少但相当集中。自称为  $\text{tai}^1$ 。僚黎称之为  $\text{mo:i}^1\text{fou}^1$ ，音译作“美孚”，是“下面的汉人”的意思。他们也接受这一称呼，自称为  $\text{mo:i}^1\text{fau}^1$ 。

美孚黎在语言上既与僚黎接近又与本地黎接近。如舒声调只有三个(与僚黎相同)。其他方言的 -n、-t 韵尾，美孚黎大部分变为 -ŋ、-k 尾(与本地黎同)。

美孚黎过去男女均结髻于后，戴耳环，上穿黑色对襟无扣短衣，领边镶有两块长方形的红布，背后缀以方布一幅。妇女还以黑白相间的头巾裹头，下穿长裙，用蜡染法染成兰底白花纹。妇女文面文身，手背胳膊、胸前、下腿均刺有象形的青蛙花纹，这与本地黎近似。

### 五、加茂黎

加茂黎在语言方面是比较特殊的一支，约占黎族人口的百分之七。分布于藤桥水和陵水河的上游，介于僚黎(僚炎支)与杞黎(保城支)之间。加茂黎自称  $\text{tai}^4$  (青年人变读  $\text{thai}^4$ )，即“黎”的意思(另外还有“人”的意思)。无支系自称。其他支系多称加茂黎为  $\text{tei}^5\text{thou}^1$ ，音如“德透”，是“吃饭”的意思。<sup>①</sup>“加茂”是地名，黎语叫  $\text{kui}^2\text{vou}^1$ ，现为保亭县加茂

<sup>①</sup> 黎族往往以“吃饭”一语作为区分方言、土语的标准，方言、土语不同，“吃饭”一语也有差异。由于加茂黎所说的“吃饭”  $\text{tei}^5\text{thou}^1$  一语与众不同，所以一般人把加茂黎称为“德透”或“讲德透的”。

公社。加茂黎在语言上的特点是，有五个舒声调，三个促声调，与俸、杞、本地、美孚等支语音对应不整齐，同源词也较少，高元音 i、u、ɯ 带韵尾时有长、短、带过渡音三套。

在服饰方面，现在男子已全部改穿汉装，但过去男子下身前后围着两块方形腰布（与杞黎的通什支相似）。妇女上穿汉装，下穿长裙，花纹为精美的横线条形，其他风俗习惯与杞黎的保城支相同。一般懂汉语及杞黎话。

黎族各个支系往往因受汉族文化影响深浅不同而表现出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只要撇开这些外来的影响，我们还是能够在各个支系之间找到不少共同的因素。

首先在服饰方面，居住在白沙县的本地黎，妇女穿“贯首式”上衣，看来是最古老的款式。妇女下身穿裙，尽管各地长短不一，花纹有多有少，但一般来说都是无褶的裙，有的地方穿长裙，宽一些（如俸黎的抱显支，杞黎的保城支，以及美孚黎的长裙），只在穿时才在右边打一个大褶。这些裙的特点是上下宽度基本上相同，花纹都是横纹。男子上身一般都是对襟无扣无领短衣，下身是各种形式的腰布，如俸（罗话）、本地、杞（通什）的那样。美孚黎男子下身是左右相叠着的两块布，外观看象苏格兰式的裙子，也叫 *fing<sup>2</sup>*（相当于俸的 *fi:n<sup>2</sup>*），与杞黎通什支的前后两块长方形腰布有点近似。加茂黎男子虽早已改穿汉装，但人死后所穿的殓服以及道公祭鬼时所围的腰布很象通什式的前后两块布，说明他们过去是普遍使用这种腰布的。此外，妇女一般文面文身，有些地区（如乐东县千家峒的俸黎抱怀，崖县的俸炎，保亭、琼中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杞黎，陵水的加茂黎）已没有这种风俗，但有些地方妇女结婚时仍用炭在脸上划文面黑线。男子头上结鬟（有的在前，有的在后），也是黎族原有的特点。

居住方面，从黎族目前各地的住房来看，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白沙县南渡江上游的本地黎，他们的“上人下畜”高架船形屋似乎是最古老的。这种高架屋下面有二米高，可作牛圈猪圈，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所谓“干栏”建筑。另一种铺地式的船形房屋，地板离地面仅一尺余，下面不能养牲畜。这类房屋多见于昌化江上游地区，如通什、毛贵、毛栈等盛行“合亩”制的杞黎地区。这种船形屋的特点是檐墙非常矮或者没有，门设在两边的侧墙（相当于金字形屋顶房子的山墙）上。房屋用木材作柱，用竹竿作椽檩，屋顶用茅草覆盖。墙壁一般用竹篾编成，或者以竹木作架，糊上带稻草的泥浆。房内一般是一大间，或以竹片作间隔。地板用竹片排成，下面垫有木条和石头。俸黎、美孚黎以及靠近汉族地区的杞黎，一般已发展为金字形屋顶的茅草屋。这种房屋虽然没有地板，外表是明显的金字屋顶，但很明显，仍是由原来的船形屋演变而来的，檐墙非常矮，只一米左右，屋檐几乎垂至地面，门设在侧墙上，屋内一般无间隔。这些特点与原来的船形屋仍很相似。

在宗教迷信方面，黎族大部分地区盛行精灵崇拜，认为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鬼。人死了，包括他们的祖辈，都成了鬼 (*tig<sup>3</sup>* 或 *hwo:t<sup>7</sup>*)。语言里没有“神”这个词。过去还普遍相信巫术，盛传有“禁母” (*pai<sup>3</sup>kim<sup>3</sup>*) 或“禁公” (*pha<sup>3</sup>kim<sup>3</sup>*) 害人的事。有人生病了，往往怀疑是什么鬼作祟，或者怀疑仇人施放了巫术，于是请道公 (*pha<sup>3</sup>thou<sup>2</sup>*) 巫婆 (*pai<sup>3</sup>-pu:ŋ<sup>1</sup>*) 来查鬼驱鬼，轻则杀鸡杀猪，重则杀牛，这些迷信风俗，在黎族各地是相同的。

从以上表现在各方面的特征看，黎族各支系虽然在语言、服饰、居住等方面表面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仍可看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

## 四 黎族的人名和亲属称谓

居住在中心地区的黎族一般有三种名字：一是乳名，小时由母亲或请村中老妇人随便取的。男孩一般叫  $\text{fu:k}^7\text{ga:u}^1$ 、 $\text{fu:k}^7\text{tsu:\eta}^1$ 、 $\text{fu:k}^7\text{tsu:k}^7$ 、 $\text{fu:k}^7\text{zu:n}^3$ 、 $\text{fu:k}^7\text{lu:n}^3$ ， $\text{fu:k}^7$  是前加成分，“孩子”的意思，后面的音节没有任何意思；女孩多叫  $\text{fu}^{(3)}\text{ga:u}^1$ 、 $\text{fu}^{(3)}\text{tsu:\eta}^1$ 、 $\text{fu}^{(3)}\text{tsu:k}^7$ 、 $\text{fu}^{(3)}\text{zu:n}^3$ 、 $\text{fu}^{(3)}\text{lu:n}^3$  等， $\text{fu}^{(3)}$  是前加成分，没有什么词汇意义，但从构词方式看，有点象汉语的虚字“的”的作用（见构词方式一节）。二是本民族的名字，是成年娶妻时请同祖公的老人在祭祖仪式上，依次念出历代祖先的名字，然后随便决定一个音节作为名字。三是汉名，一般是读书时或外出做事时起的，不读书不外出的人不另取汉名，但可以用本民族名字（译音）冠以汉姓构成。黎族的人名除汉名外，必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意义的音节不能作人名用，这点跟汉族的取名习惯正好相反。本民族的名字是一个单音节，音节的声母大致相当于姓（更正确地说是同声母表示同一祖宗），韵母及声调相当于名。如有人名叫  $\text{yo:p}^7$ ，他的父亲叫  $\text{ye:i}^3$ ，祖父叫  $\text{yem}^3$ ，曾祖父叫  $\text{yin}^1$ ，再往上数还有  $\text{yo:m}^2$ 、 $\text{ye:\eta}^3$ 、 $\text{yo:u}^1$ 、 $\text{yip}^7$ ……。 $\text{y}$  声母就相当于他们的姓。兄弟之间的名字，声母也相同，如有人叫  $\text{hwe:i}^1$ ，父亲叫  $\text{hu:n}^3$ ，叔父叫  $\text{hu:n}^2$ ，三叔叫  $\text{hwə:n}^2$ ，堂弟叫  $\text{hwək}^7$ ，另一堂弟叫  $\text{hwip}^8$ ， $\text{hw}$ （在  $\text{u}$  之前是  $\text{h}$ ）就相当于他们的姓。只要看其名字，就可以分辨出其血缘关系。黎族虽然没有拼音文字或拼音符号，群众却有区分声母和韵母的能力。在中心地区即“合亩”制地区，单音名字之前习惯加词头  $\text{la:u}^1$ （即汉语的“老”），如  $\text{la:u}^1\text{tshui}^5$ 、 $\text{la:u}^1\text{tshu:n}^1$  等。

每个方言的音节都有一定的数目，其中无意义的音节总是有限的。一般的方言或土语只有十二个元音音位（有的还有  $\text{e:}$   $\text{ə}$  两个元音音位），与九个韵尾结合最多组成一百零八個韵母。以只有三个舒声调和三个促声调的方言而论，每个声母最多只有三百二十四个音节，除去百分之三十左右有意义的音节（据统计，每个声母有意义的音节平均约占百分之三十），剩下可作名字用的无意义音节只有二百多个。如果以有六个舒声调三个促声调的方言而论，无意义的音节虽然多一些，但也有限。因此同一祖先的人超过这个数字就有同名的可能。但一般是不能同名的，除非互相不知道，凡是取名与别人相同的很可能受到对方干涉。有些姓也有同时采用几个声母的。

女子一般只有乳名，婚后到了夫家，村里的人用她娘家的村名相称，前面冠以词头  $\text{khau}^2$ （ $\text{pai}^3\text{khau}^2$  “女人”的省略），如  $\text{ta}^2\text{long}^1$  村的女子可叫  $\text{khau}^2\text{long}^1$ 。有了子女以后，则称为  $\text{pai}^3$  “母”加孩子名（即某某的妈）。

父母（或母亲）去世以后，一般不叫原来的名字，习惯改叫“色开”  $\text{fe:k}^7\text{khai}^1$ （“孤儿”的意思），如他本人没有汉名，也可冠以汉姓，如陈色开，陈亚色等。

黎族很早就兼用汉姓汉名。住在边缘地区的人，男子多有汉姓汉名；中心地区也有汉姓，少数读书或外出工作的人还有汉名。汉姓和黎姓往往不一致，因此同一汉姓的黎族通常仍可以通婚，但如果黎姓相同，那怕汉姓不同也不能结婚。过去某些古书上有黎族“婚姻不避同姓”或“同姓为婚”的记载，这其实是误会。他们只知黎族有不反映血缘关系的汉姓而不知道黎族还有自己独特的“黎姓”。

黎族的亲属称谓有其独有的特点，这些特点跟黎族社会形态和婚姻制度恐怕有一定的关